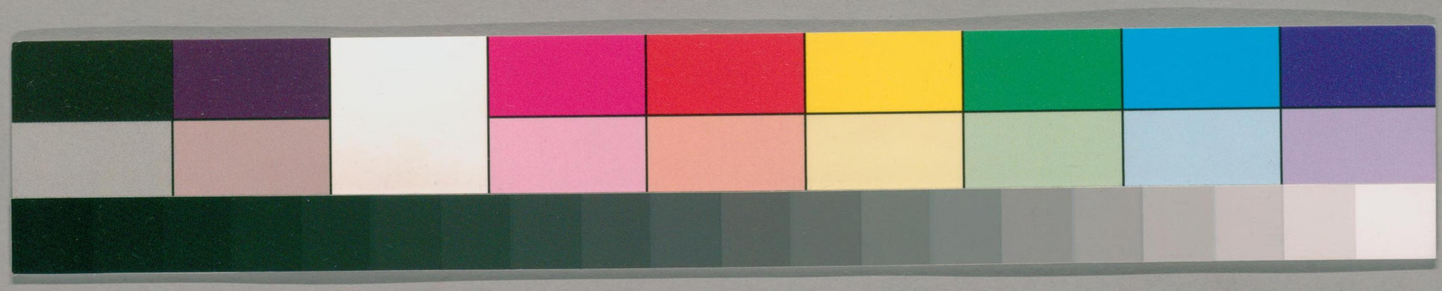

17

032.
T.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宗族

宗漢書顏注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爲宗韻會

三族章帝詔云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注卽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後紀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漢誅英布而不及吳芮則可知矣

国立国会 27.4.21 図書館
26546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九族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注疏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左桓六

數代昔周時尹氏貴族數代不共別食口數千嘗遭饑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懇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錄異傳

娛族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餘歲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愛者請立產業基址老人即以開暇爲廣言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前傳

三世共財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貲至鉅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後傳

高義蔡邕字伯喈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後漢

不過宗門許劭宗人許相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不會俯相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勖不過其門（先賢傳）

振族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也必振衰族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晉書別傳）

南阮北阮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晉書）

人倫之盛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晉傳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弘弟兄竝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南史王弘傳論及于陳王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埽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上王裕之傳論）

敦族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弈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

北舍謝密字弘微繼從叔峻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卽中令潘凱

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謝混特敬貴弘微號曰微子（南史）

烏衣游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上）

獎勸　謝混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摽獨解弱冠纂華亂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摽蘭訣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愼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兒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素退　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德門　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澹）景仁（裕）以德素

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甲族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誡子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敢自同蔭政應各自努力耳

長者王志字次道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七棄王筠字元禮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棄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業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吏自關關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鄙宗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詶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

26546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

知名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南齊

不近宗人何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

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曰昔楚人得寵于靚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

識者以是稱之陳書

百口同爨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纔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焉魏書

七世同居博陵安平李几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歎上

義問李知本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讓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皆賴而獲免舊唐

九世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太使鄧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勑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上

散祿唐太府卿李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

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謹此三事亦何羨于人 上

異母共乳 開元中崔隱甫奏青州北海人呂元膺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制許之

假蔭 李懷遠少孤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爲假蔭求官豈吾本志

士族師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尉卿鄴外臺尚書鄜延尉卿鄴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鄴又邠及鄜五知貢舉得一百四十八人邠最俯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聞之歎曰崔鄭家門孝友可爲士族師矣 賈氏談錄

名族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蕭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于名家而容止端秀後唐爲禮部侍郎五代史 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晉傳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 韓文

冒族 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冒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賞卮酒

百犬共犖 汪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南唐）

四族 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爲介莊子欲以辱晉薳啟彊曰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左昭五）汪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弟四人

東京名族 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後傳）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華橋書）

吳族 吳諸顧陸舊族長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章檄吳文）陸遜本名議世江東大族（吳志）公山詩云阽危賴宗袞徵管寄明牧注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選二十）

李周翰注宗袞謂王導大誤事文謂康樂稱太傅爲

宗衮又誤

宋太原太守顧訓之五代同居子孫富盛閨門雍睦家有百口時人重之名其所居橋曰百口橋唐劉綺莊集類引蘇州志吳地記云東漢顧訓所居鄉人共議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孝義

門高侯景歸梁請娶于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求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南史

唐太宗初出東士人矜尚閥閱雖累棄陵遲猶恃其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太宗惡之乃詔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撰爲氏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而崔幹仍居第一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益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爲重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遂以崔盧爲第三等新舊唐

七姓十家高宗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士族志一切降之新唐

岡頭澤底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皆爲鼎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爲鍛鏤王家喻銀

質而金飾 國史補

八蕭 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贊

二門 穆寧居家嚴事寡姊甚恭嘗著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家訓 柳郢嘗著書誡其子孫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族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世族遠長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眾盛實爲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唐書

門族相高 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 宰相世系表

宗盛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

言盛 世說

荀陳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實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或方陳羣荀顗方陳泰 世說

南祖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悛字伸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悛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乎字伯括爲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 治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某勁徽輯字護宗晃字仲黃某字秀黃勁字少黃徽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 治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義而徒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 比史

豪盛 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疏頓至於此 上

賢哲一門郭祚字季祐魏郭淮弟亮後也從高祖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惟幸甚因勑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魏書五十二

南鄭北鄭太傅鄭綱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眞公第在北出自北鄭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謂之太鄭相小鄭相因話錄

本出黃帝李繪字敬文爲聘梁使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北史二十一

甲門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爲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祕書郎甚爲尚書令江總所重陳亡仕隋爲尚書儀曹郎武德時爲給事中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沖沖生司徒從事中郎毓毓生瑯琊內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爲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公憲仕陳皆爲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

及陳亡憲冒難抉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内冠族雖瑯琊王氏繼有臺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卽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杜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爲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爲口實晉書

南史及袁氏家傳俱云袁氏陳郡陽夏人名人不能悉書新云朗其先雍州人豈誤讀舊書耶

華胄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南史

諸杜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杜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新唐

諸爺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敬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

同族撫義杜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屮嘗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

釁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崇惡之出正倫爲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上

通譜方相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赫兜豐邑坊蓋造凶器出賣之地

認郭汾陽 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 五代史 唐臣傳

妄認遠祖 有一故鄉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談藪 筆

不忍言族 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衙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于鄉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倘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 梁書

渤海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

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至

人問其望曰渤海眾大笑嘉話錄

竿頭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夷堅支志

祖孫

鼻祖 祖祚也祚先也輝名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祖或謂之鼻祖方言

王父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妣爾雅

善及 秦景伯問士鞅曰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厲汰雲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欒厲死盈之善未能以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晉果滅欒氏左襄十四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厲厲子盈書賢而覆厲厲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克昌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

大父 鄭當時字莊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漢書

不名 石奮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迺與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漢書

孚孫 虞詡陳國人祖父爲郡縣獄吏務在寬恕常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爲九卿故字詡曰昇卿後遷僕射尚書令 後漢

清白 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震孫奇曰鄉强項眞楊震子孫上

純孫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於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后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 孝子傳

家公 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 顏氏家訓

識宗 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所善皆父黨 魏書

異衆 衛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瓘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

恐吾年老不及見耳別傳

殆聖 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諸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晉書

刺淚 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爲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韃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杖箠洪曰吾以爾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上

佳兒張蒼梧鎮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乎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世說

劣顏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不及我

貽厥之力 到溉子鏡早卒孫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隨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因賜溉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南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披簿 李遷哲嘗除眞州刺史卽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後周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

新補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恆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亡目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篦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北史七十二

代筆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册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唐書敬宗好色無度妻裴侍婢有姿色敬宗雙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請流於嶺外又納雙妾讒言奏流彥伯於嶺表後遇赦得還唐以袁思古議請謚敬宗爲繆之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讎耳彥伯慙而止新唐

據石 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初祖道衡爲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

泫然流涕舊唐

荷杖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尊位厚祿乎呂覽

委貌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列子

父母

考妣父爲考母爲妣爾雅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曲禮

橋梓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言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書大傳

盡力盡思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報讐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難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黶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師覺授孝子傳）

杖責 曾子耘瓜誤薪其根曾哲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哲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哲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過家語

嚴士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淮齊俗

烹逸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非子

證文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覽

折衽　范文子莫遼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家語

毀羹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子

奏教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人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救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子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齊策

分金　陸賈使南越趙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呂后時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史漢

父子之美　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楊子

遺體　霍去病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久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光傳）

諫文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玉囊徵名恢乃止因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本傳）

不凡 薛勤仕郡爲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爲父齎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迓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汝南先賢傳）

很子 有很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例言葬落渚下召積上很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很子前漢人也（博物志）

老蚌 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後漢世祖見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矣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南齊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賣井得銅 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廚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志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風俗通

賣牛 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后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悔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改容後漢

賣車 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簀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簀鄰前於時太史奏眞人東行世說按本傳淑卒於桓帝建和三年或生於延熹六年相去已十三年矣

家君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上

隔坐 吳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爲尚書令隲爲中

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吳錄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

家父 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家訓）

拜書 吳顧悌字子通每得父書嘗灑埽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託之問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吳雍傳注）

清賞 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字濬沖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遇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未見其父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母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瓜葛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拨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訓導 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變耶（世說）

實子名夏

常自教兒 謝安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世說）宋王裕之字敬弘見兒孫歲中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過一再相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南史十四）

惡抵 韋詵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省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詵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笑（晉儒林傳）

作父 伏滔字玄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遠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晉傳）

鳳毛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主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世說）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傾朝相送 宋何尚之字彥德叔度子也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意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南史二十）

要人 顏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奕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竣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送延之一無所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不幸見汝嘗早候竣還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帝爲制名 顏竣先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强以比漢侍中辟强張良之子也

湯澆雪 王瑩字奉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鮮麞肫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棄廢久之

右子 謝莊生五子颺朏顗崧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遮胥 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遂於別室祠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濺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之南史唐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孝友傳

似父 陸倕次子緬有似於父倕一看殆不能別南史

呼子使君 畢眾敬宋明帝授兗州刺史後入魏就拜兗州子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嘗呼元賓爲使君每賓聽政時乘板輿至賓所先遣左右救不聽起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顏色北史廿七

射子 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鷟先爲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訓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南五十三

名傍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　先名子勵最勉高祖謂光曰我鬼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魏書

二奚 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間來牒魏書

命降一等 楊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

展私敬 隋史

譽鬼癖 王福時子勔勵勃皆著才名其後勔助又以文顯劼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常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鬼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誇也新唐

見父 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

違父 崔挹爲禮部侍郎子湜爲兵部父子同時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有也湜後爲中書令挹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于于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舊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賕污狼籍父挹爲司業受選人殿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慙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挐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曰挐愔獠子俊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校莫賀咄骨渾朝野僉載

毀像 狄仁傑爲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爲之生立祠后其子景暐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人患焉遂毀其像

嘲父 陸慶餘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

竟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觔信有之矣俞載

相詶 裴勛容貌幺麼而性尤率易與父垣會飲垣令飛盞每屬其人輒自言狀垣付勛曰矬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境每榜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嘗與親識游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玉泉子

直饌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贊及給事中質及員賞尚未分官列事寧前時穆氏家法切詣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尊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脊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卽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耶如是聞者笑而傳之資暇錄

任子 令狐綯爲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法於子滈如元載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滈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

天中記　卷十七

綯爲其子訟寃（南部）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上）

荊土方言謂父爲爹（舩南史四十二吳人呼父曰爸集韻回）紇呼父曰阿多（會要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曰囝顧況詩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囝別郎罷心摧血下）

蜀有姜太師者許田人也幼年爲黃巾所掠失其父母有廐卒江老者每被韉笞后老不任其苦乞告夫人求歸夫人詢其鄉土詰其妻息皆備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其事姜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腳心上有一黑子徐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打父之過齎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王氏見聞玉堂閒話長興中待衛使康義誠事略同）

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決疑要錄）

井竈王朗雜箴云家人有嚴君焉并竈之謂也吳崇賀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秖須臾或云竈上有釜故子賢於父爲跨竈

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歲（隋書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書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囚語二兒曰爾曰憶所通書可奏者爲吾言之頲應曰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靳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松窗雜錄）

張敷字景徹吳興太守邵之子也元嘉初爲中書郎敷小名櫨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櫨何如黎敷曰黎是百果之宗櫨何敢比也父在吳興亡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未期而卒孝武旌其孝名其所居曰孝張里初邵生而母沒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有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南史）

純孝鄭莊公寘母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隊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左隱元）

母績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以歜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

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五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魯語文伯卒其妻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妖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語家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線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韓詩外傳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世說

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切齒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搜神記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

方到卽以左手搓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搓吾臂臂呼汝耳論衡

斷機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期書數至　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將軍朝夕羹

參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列女傳

斷臂　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斷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倚閭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戰國策

田穰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不爲苟得夫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廉潔公故正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穰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穰子之罪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穰母廉而有化劉女傳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者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王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世說

漢王繫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漢書

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嘉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湖無復餘草蟲鳥不

致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西京雜記

圖形甘泉　今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其形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養馬苑中每牽馬過見遺像輒拜之涕泣漢書

閻所平反　儁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本傳

嚴延年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屠伯母數責延年天地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萬石嚴

姬太傅

異種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淮南江淮謂母爲社注江淮之間謂母曰媞蜀謂母曰姐說文齊人呼母曰嬭迷吳俗呼母曰嫳淮南呼母曰姊集韻

殺宰祭子　王莽時瑯琊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聚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祭子墓遂入海中爲盜其眾浸多至數萬通鑑

全義　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爲賊所劫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

圖爲母所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遥
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
漢使伏劒以固其志子其勉之苞遂與賊戰母妻皆被
苞葬訖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歐血而
死 後漢

遇母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過母於臨淮郡
取慮城亘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誠願
夙憑而宣感昭徵矣 水經注

使諭孝經 仇覽字季智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
元兒惡不孝其母請覽言元覽呼元諭責元以子道與
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
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騎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
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 謝承書

爲親屈 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
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
而入喜動聲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
去及義士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
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者也 劉平等傳序

貪官理獄 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
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

爲郡守會母亡邵且理尸於馬屋先受職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李燮行逢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詣貴賣友貪官理母乃具表其狀遂廢錮終身後漢

大人 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上

鷄供 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行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後漢郭泰宗傳

寄物瓶中 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前與布衣禰衡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傳

陽絕 昔長沙人王些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些在內國更娶生子昌些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北史隋劉瑾傳

四珍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短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
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識曰三苗止四珍復起

華陽志

令德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上

方寸亂 先主在樊聞劉琮降曹公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造破獲庶母庶辭先主面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蜀志

遠志 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夫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孫盛雜記　宋五行志

無負 王經彥偉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世說　邪

作犬被 吳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列女傳

持節侍母 晉汝南王亮母伏大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本傳

負母 初潘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爲孫秀所收與母別云負阿母 王隱晉書

絕裾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世元帝即位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門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注

四望 符表明兄子也家於安成郡太元中表年十六母姜氏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慟咽至殞俄頃母殁亦殁太守王府君爲立墓四望塹之南在安福 輿地志 寰宇記

祈福 琊琊王凝之夫人陳郡謝氏名韞元弈女也清心玄詣姿才秀遠喪二男痛甚六年不開帷幙忽見二兒還鉗鎖大械勸母自寬云罪無得脫爲福德可免耳具敘諸苦母爲祈福冀獲福裕也 晉錄

密窺 劉裕與何無忌等謀誅桓玄無忌夜於屏風裏草

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樓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爲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曰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通鑑四十二

沈攸之 母

沈攸之爲荆州刺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入雙泰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南史

設薤 樂頤之字文德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枯魚菜薤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南史

齊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小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談藪

齊盧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 上

高謙之妻 高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勿替先業 魏書

宇文護 宇文護年十餘歲母閻姬因亂沒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後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入爲閻作書報護自稱

日阿摩敦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書亦稱曰摩敦及母至舉朝慶悅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後周本傳）

藍田生玉 陸卬字雲駒居父喪盡禮哀毀骨立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卬昆季六人並主所出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寘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詔改所居里爲孝終里（北史）

戒以遠禍 高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愼之（附書齊國太夫人楊氏墓志云夫人字季姜僕射高熲之母也本傳稱熲既貴其母常戒以遠禍可謂賢母不著其姓氏今金石錄）

孝感 高士廉事父母以孝聞隨時坐與斛斯政交遊謫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屬天下大亂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安否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之應（舊唐）

請代 狄仁傑爲并州參軍同府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相語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上

願立名 王義方以李義甫姦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曰昔王陵伏劒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左遷華州司戶參軍

免國 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桓彥範謀誅之以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通鑑

妻子約塞 李畬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歲時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有病畬恐傷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便聞於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有憂念之色士友甚以稱之 舊唐書

血滿章 駙馬都尉鄭巔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滿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靈琛之詞也靈琛爲人言之 南部新書 英華

定軍 李景讓字後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童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也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出爲浙西觀察使嘗恐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護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 唐書

垣施 曹成王皐爲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大如老將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退之薦王碑

銀九 柳仲郢字諭蒙母韓郎皐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儉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唐書

顧氏畫母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梁有老年八十有餘指其垣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國史補

改州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播州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舍發此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因話錄

好消息 崔玄暉爲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

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乎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爲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玄暉遵奉母教誡以清謹見稱舊唐

棄官養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負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爲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東軒錄蘇子瞻詩云感君離合傷我魂此事今無古未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太守誰復識潁谷封人羞自薦

不持生服

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蠭匡蟬綏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耶志林汴妓鄙懿以色著懿第六卽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鄙六遊生定而鄙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荊公爲宰相擢用李定言

官交攻以爲母死不持服爲此蔡奴亦以色著云洛陽花品

兩全俱貴 陳璠之父與潘良貴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既而遣至卽了翁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羅春伯閒見錄

二子爭棺 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毋爭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江浙紀聞

異息 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本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呂精通

見子目明 吳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燋飯遺在役恆帶囊每煮食漉其燋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明孝子傳

刺血點目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處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

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徹錄

繼母

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親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儀禮

放賢子 殷高宗武丁有賢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其母早死中宗惡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帝王世說

掇蜂 尹吉甫周卿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乃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琴操

羊舌 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局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蕭廣濟孝子傳

誠感 應愼字仲華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東觀漢記

薛苞 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

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且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汝南先賢傳）

織屨 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爲太守府小吏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漢書）

去梯 劉表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衣寵既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外甥及張允並得寵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後漢）琦每欲與諸葛亮謀日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蜀志）

黃雀入幕 王祥字休徵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敬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令守丹禁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常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遂以供母（晉書）

扣冰得魚 王延九歲喪母行孝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蘘敗麻與之貶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

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三十國春秋

婁虎免難 衡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營宿於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搜補記

棲子 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裴子野志略

莫辨兄弟 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魏書

泉出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天旱井池涸母嬴疾非泉水不適曰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石頌其感唐書

盧操驢驢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爲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以爲勞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卽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恆爲三子詬詈操爲涕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史系

聽訟 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劒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

罵奪其劒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

兄弟

兄弟　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釋名

龍弟　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屬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之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左隱三

隸臣　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襄十四

隸臣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駟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越世家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瞞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瞞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檀弓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哀成人曰蠏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哀上

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淮南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

時民歌之曰一尺縐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淮南序）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冕曰亘以卯日生冕以巳日生亘則以冕爲兄以亘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冕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姝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良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西京雜記）

有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乃戲問曰今日新粧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慚乃趨避之須臾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復呼之曰向大錯誤認伯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風俗通）

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飯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宰我兄弟相似不得別汝差類病者伐我應府後入所言廢事相見時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爲也

陳留太守太山吳攴章少孤遭憂哀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鬬武伯毆之

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觀者咸嗤笑之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者復曰兄杖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迺其義也上

生居北鄉 田蚡封武安侯爲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 漢書

貴不棄金 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悋敦所以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迺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之來欲借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列女傳

大才晚成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況余貞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後漢本傳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千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

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東觀記

行義 杜林字伯山博物洽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客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迺歎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漢

讓國 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部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鄚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適長爲世於郡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東觀記

讓兄受遺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澹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遊宦兄伸爲縣游俠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上

自遏 繆肜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自掩戶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後漢書

兄弟同被 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

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稍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貲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詭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

勞而遣之上

服食不偏 李銓字玄機平邱人也少聰慧有志行銓兄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與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爲邦族所稱江微陳留志

割股濟君 陳業字文理業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飲血餘皆流去謝承會稽先賢傳

黃穆字伯開博學爲山陽守有德政弟奐字仲開 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諺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黃言不同也襄陽耆舊傳

飲酖代兄 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孔融汝潁優劣論

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生二子瑒字德璉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 後漢魏志二應克聰亦表汝墳後書贊

難 陳元方子羣字長文季方子忠字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世說）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上王珉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晉傳）

左右手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後漢）成都王穎將討長沙王義邵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晉傳）

**漢末陶邱洪爲劉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俗）索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取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吳志）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爲左僕射尚書韓諶爲右僕射時嵩諶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諶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陞殿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張詮南燕書）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兄覽景濬齊名舉爲太常博士與覽俱與元會江淹一見並將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也（南史）江革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

長共君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與革書云北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矣上

不私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爲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吳志 孫權報陸遜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夫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江表傳

答程 諸葛瑾弟亮與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世說

置毒棗蒂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示太后閻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鉼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上

清發 劉實字子眞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絜有兄風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書

不使親疏 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人來生哭人耶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晉諸公贊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宅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世說

二儁 陸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晉陽秋語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忧慨世說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上婉婉長離淩江而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潘安仁陸機詩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晉書成都王穎殺機弟耽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上

三張 安平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弟協字景陽與載齊名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時人謂載協

六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上張協信都人兄弟三人俱善屬文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滅價寰宇記

三窟 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因相謂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

在三 衞玠字叔寶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運可勉乎行至豫章乃卒衞玠別傳

遺書不答 李矩表郭誦爲揚武將軍屢敗石生誦弟元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知其詭不歸命矩以示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晉書

第五 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於時名德皆稱之中興書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世說

家弟 戴安道逵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上

和嶠 和嶠爲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恪嶠同母弟郁素

無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爲損

餘年代弟 秦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間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續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怪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幽明錄

火攻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擲出下策耳 世說

投箠冰開 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土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箠與河伯一宿岸側冰開手執箠浮上倫又箠謝之 異苑

謗免 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仕約疏納納乃言於中宗曰約爲人外有國士之形内懷淩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爲亂階中宗弗納納遂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爲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晉書

事見如父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

諸行 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爲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軌時爲給事中上

爲兄措述 謝景仁愛其弟三弟虨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命虨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飡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迺獲焉 南史

腰鼓先鳴 沈懷文三子淡深沖仕齊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南史二十四

着衣後應 劉瓛字子珪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着衣未竟 南齊

斫樹更生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因殺之拔扈亡命聚黨至杜樹咒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二宿三枡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遂殺文

王昆金友 南史孝義傳 王琳齊代取梁武帝妹有子九人並知名長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南史

兩到 到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仁昉大相賞好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南史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淩寒竹梁書

奉嫂甚謹 劉潛字孝儀彭城人幼孤與兄弟相厲勤學並工屬文內行尤篤兄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咨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南史

雙璧 陸暉字道暉與弟恭之季順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慰惠慰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暉與恭之晚不和睦爲時所鄙魏書

蜂腰 周弘正幼孤及第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弘正醜而不陋言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相弘直方雅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南史

兩周 臺城陷周弘正爲侯景所得及僧辯東討弘正先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僧辯卽日啟元帝手書與

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上

聚廳同食 楊播字元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倦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臺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入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固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魏書

白眉 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爲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北齊書

一時之選 温大雅字彦弘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辨知名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彦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彦博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温氏爲盛舊唐書

三鳳 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鸞鷟元敬年少爲鵷鶵武德中爲文學館學士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上

兩絶 張知謇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俱爲顯官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其本賜之曰人或有才未必其貌卿家昆季可謂兩絶時人稱之 上

雙擧 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馬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擧也乃俱薦擢第 上

令昇 劉亘麟開元中爲廣州刺史弟仲邱爲麗政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爲亘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邱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馬傳載

古今陳 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感人多其友 新唐 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舊唐 象先本名景初

祀祥 中書令張說重詞學之士知集賢書院韋述張九齡許景先充暉趙令曦孫逖王翰常游其門趙令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逌逌逌退巡

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上述傳）

不期進 季揆在相位其兄皆自有時名滯於冗官未嘗引進揆既黜官數日其兄皆改爲司門員外郎（舊唐）

夢神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日不絕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爲讀道德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卽愈（史系）

償債 滎陽鄭還古天性孝友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寶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爲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意爲之稍節（因話錄）

詔書曹全 左丞盧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弟沼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沅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弟治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設祖筵洛城爲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諸朝客已攜酒饌出城者散於田野選勝聚飲歌樂四起飄然若澧州上已會稽禊事也無貴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髯駙吏聲指曰某自擁篲清郵五十載未嘗觀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渥題詩於嘉祥驛云（唐闕史）

寄錢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談苑

邀福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邱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曲洧舊聞

一隊　李漢英與昆弟同遊倡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昔人鴈詩於傍曰兩行何處閑文字一隊誰家好兄弟遯齋閑覽

詩讖　慕容廆父涉歸兮部落七百戶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鬬傷渾曰馬食水草鬬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鬬及於馬當去汝萬里於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如是者十餘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黃面河晉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乃攜垂僭號以爲輩后大典前燕錄鮮卑謂兄爲阿干

折節　晉書渾傳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

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

破荊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平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眞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析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眞仕至太中大夫 齊諧記

飲酖死弟 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 孔融汝潁優劣論

以子易弟 上郡王儁字玄英有幹藝之稱儁年七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儁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前趙錄

爭死 袁彖字緯才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家蔣之殺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窮躬

啟州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象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迫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於讓生哀感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凡弟免死（南史）

相敬 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魏書）

願爲兄 李密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華陽志）

天中記十七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